



《雪暴》：警匪片的“半出好戏”

何美

“别怕狂风暴雪的阻挡，不过是人生的一场较量。”一场硬战，踏雪而来。

与《复仇者联盟4》和《何以家》等正面相遇的警匪片《雪暴》，由张震、廖凡、黄觉、李光洁等实力演员上演长白山夺金案，致敬森林警察，却因故事内核软塌惜哉五一档。

雪中劫金 正邪对决

《雪暴》肃杀冷峻。深山雪林，金条当前，各怀鬼胎，疯狂搏杀。悍匪指望大雪掩埋罪恶，猛警坚决守住原则底线。皑皑白雪反衬暴力美学，类型手法娴熟。

张震所饰王康浩和李光洁所饰韩晓松是森林警察，都对倪妮所饰的林医生孙妍暗生情愫。黄金劫匪则有廖凡、黄觉和张奕聪饰演的老大、老二和老三。

长白山雪林的场景设置与场面调度颇有亮点。追凶寻金，生死对峙，人性抉择，雪白血红。两颊冻伤，须发结霜，在东北最高峰，海拔2800米、零下42摄氏度的超低温无人区完成极难拍摄。

这部探寻真相的影片，既有金条失踪之谜，也有晓松牺牲的真相，还有康浩是否离开林区的悬念。电影构建了“密室逃脱”：如何逃脱避难所（旅游度假村）？如何逃脱整个雪山？如何获得情感与人生的解脱？雪山户外戏的广袤视角和暗黑室内戏的局促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与昆汀的《八恶人》、科恩兄弟的《冰血暴》、宁浩的《无人区》、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等形成互文。

《雪暴》的主调是正与邪、黑与白，警匪间持命狙击、惊险对决。几个亡命之徒阴鸷残忍绝顶，在狭路上枪击警察，斧头砍杀无辜弱者，甚至背叛和杀害亲兄弟。大雪倾覆仍藏不住猩红的罪恶。李光洁和廖凡所饰警匪初遇时互相试探，实则心照不宣，杀机雷霆万钧。匪首秒杀韩晓松后，枪袭王康浩，使之跌落雪沟，眼睛惊恐圆睁，隔了几秒才敢眨眼……

王康浩在雪原中对抗老二，在芦苇荡追击匪首，斗智斗勇。最后，多方闯入度假村，武器和警惕、猜疑仍紧绷如弓，运筹帷幄的老大，阴险狡诈的老二，莽撞乖戾的老三，佯装重伤的康浩，救人也救了的孙医生，藏在床下的郭三，杀戮一触即发，幽闭空间形同“三国杀”。

《雪暴》篇末致敬森林警察，对题材做出创新突破。他们远离城市人烟，在极端环境下工作生活，默默守护。那道雪线把五彩斑斓的生活剔除，留给他们漫长又寂静的时空。虽然内心会有去意，但最终还是挺身而出、勇往直前。

“半出好戏”

崔斯韦此前参与《一出好戏》等多部影片的编剧，自编自导电影处女作《雪暴》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获最高奖项“新浪潮奖”，但只能算“半出好戏”，市场遇冷，不敌同档期的好莱坞电影《复仇者联盟4》、黎巴嫩影片《何以家》、国产爱情片《下一任：前任》，说明口碑时代凭质量胜出。

早上上映的《何以家》，小成本、小语种，但历时五年精心打磨，获奥斯卡、金球奖等多项提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两载预热，200场点映和短视频扩散宣传，在抖音成为热搜，口碑很好，成为“黑马”。此前印度高分悬疑改编新作《调音师》也刷爆了朋友圈。

而《雪暴》未能好戏连台，劫金戏和遭遇战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开局良好，但气势未能持续，细节不断泄气，节奏一路崩坏。



在孤立无援的恶劣环境里，猎物与猎手都必须最危险的时刻作出最快、最准、最狠的决断，但在温暖初夏观感却如感情文戏般温吞不解渴。《雪暴》酝酿半天，却付之阙如，感觉最后吹了点泡沫完事，未能成为推动整个故事的内在驱动力。外在风雪奇观与内心情感矛盾、人物命运抉择缺乏深层次的关联，未能叠加形成高潮。

剧情本身戏不强，宣发只能靠演技，或赞长白山极寒实景拍摄。匪徒们呈现复杂面向，小角色如狡猾的度假村老板郭三和看花样游泳的守门人聿子这对偷猎搭档也颇有戏，原木挂冰溜子、眼神示意藏好新枪、进屋就喝烧刀子与啃排骨等细节真实。

但正面人物显扁平，动机欠铺排，性格欠铺垫，感受不到内心的汹涌情感或纠结矛盾，复仇和自我救赎的韵味寡淡，难见森林公安与气候、孤独和罪犯斗争的艰难。

虽有奸兄弟死后的颓废、孤注一掷救下小女孩、在小酒馆与“瘪三”大打出手、含泪吻别女主角，但线性叙事平淡，警察个体的困惑无共鸣。女主角“偏向险中行”的行为牵强，“最后一分钟营救”竟靠她说教。男女主角如同开了外挂，拿到免死金牌的正面光环太过。献礼剧还需摆脱“伟光正”标签，丰满人设，充实剧作，丰富情感。

《雪暴》的“夺金”，不是宣传文案中的“夺金”黄金，也不是“就夺”。劫匪老大说：“听听外面的风声，就像人死前的哀嚎，充满绝望。”多处出口成章的他，不知学历几何？编剧思维需要转换为影像思维：全片摄影、剪辑、声音并不出彩，开篇站在匪徒的视点进行叙事的亮点转瞬即逝，后面鲜见持枪主镜头，交叉剪辑也欠凌厉紧凑；音效未能扣人心弦，鲜有鹤唳的风声“绝望如哀嚎”。而《爆裂无声》却在多组节奏断点处，于无声处听惊雷；设计塔型锐物、射箭和标本等，于细节处显硬朗。

地域场景和黑白人物，未能包裹现实社会内核。偏远落后的犯罪空间，给侦破力量的定位和抵达设置了障碍，也帮助营造类型的影像风格。《白日焰火》、《无证之罪》、《北方一片苍茫》等都取景衰颓颓败的东北雪冬。其中，《白日焰火》里冰封着真相与隐秘，也让从刑警下岗成为保安的张自力坠入心魔囚笼。一些边境城镇数十年前发生过多起悍匪越货杀人案件。《可可西里》、《无人区》、《白日焰火》等都取材真实刑侦案件。但《雪暴》只在开篇提及禁伐令，点了句林业衰败了，恶的根源只在金钱，仍陷于以往警匪片二元对立善观的窠臼，主角生死去留缺戏剧张力，“个体的困惑”、“走出人性的暗黑”、“人和大自然共处”等想法未能表现在电影语言。

岁月静好的盔甲

尽管《雪暴》主创一丝不苟，但影片缺乏深刻超越的价值蕴含，留白余味不够。观众们觉得感人精华是作为片尾“彩蛋”的森林警察纪录视频，如四川凉山木里火灾致31位消防青年牺牲和网上边防、消防、缉毒警察及军嫂长相思等诸多事迹让人泪奔。

两年前的五一档，《拆弹专家》解密“拆弹者”这一神秘却高危的警种，解读其责任与牺牲，催人泪下，4亿多元的票房成绩跃居档期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邱礼涛导演随后的《泄密者》为中年王大伟（吴镇宇饰）和青年李永勤（张智霖饰）两位警察加设了分别在“办离婚”、“办结婚”的戏份，都有着心照不宣的“无能”和没有答案的“无奈”。

但香港警匪片与韩国犯罪片近年都面临困境。国产犯罪悬疑题材创作不能单靠

小成本、商业包装，必须打磨原创故事，强化现实力度。要发挥好与本土现实具有天然原生紧密联系的优势，既要在复杂烧脑叙事中变得生猛“好看”，也要有现实厚度温度力度。观众也欢迎在社会阴暗面或者人性暗黑面寻求光明和希望的影片，如《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何以家》。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连续38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离不开默默无闻的森林警察。他们是逆火英雄，逆雪勇士，也是常被遗忘的一群人，却始终在暗流涌动处挺身成为人民的脊梁。康浩因出警不能送别孙医生，留言“愿你平安”。

战斗时刻都会打响，必须保持365天不间断备勤，24小时内随时准备出警，就是到盗伐点日常巡逻也可能与悍匪正面相遇。上一刻兄弟还在车上讨论爱情与去留，下一刻已经人仰车翻到谷底，热血转瞬冻成冰。

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人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全国约有6万森林警力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最边缘地区，从可可西里到大兴安岭再到延边，承担160万平方公里森林、草原安全任务。《雪暴》中出现的鹿，就像森林公安，守护静好岁月。

当前，原公安边防部队改制；消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队划归应急管理部，成为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如警匪片般面临转型蝶变。让我们铭记负重前行的英雄，感恩青春无悔的奉献，珍惜和平幸福的生活，创造更多力透纸背的艺术精品。

国产警匪片的雪线

雪线是一种气候标志线，指常年积雪的下界。最近几年，国产犯罪题材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上升，渐成气候。《烈日灼心》、《解救吾先生》、《心迷宫》、《唐人街探案》、《火锅英雄》、《追凶者也》、《暴雪将至》、《涓江河行》、“大”人物等电影和《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网剧，融汇了以犯罪题材为导向的作品生产和以警匪片类型为导向的产业化生产。

吸睛新锐编导。这种题材类型电影的谜题叙事，悬念模式，剧情反转“烧脑”吸引年轻观众，满足网络时代“爽感”；商业化和艺术性（作者性）、类型叙事和现实意义的互洽性较好，在保证好看的同时也可提供“我表达”和“让你想”的空间，成本低、好操作，吸引不少新晋编导。

《唐人街探案》系列和西班牙《看不见的客人》等电影基于原创剧本，取得不俗成绩。改编自日本原著的《嫌疑人X的献身》和翻拍自韩国电影《老手》的“大”人物，票房均有4亿元左右。

展现表演才华。廖凡、段奕宏、王千源、陈建斌、王学兵、张鲁一等优秀演员涌现。潘粤明在网剧《白夜追凶》中分饰兄弟两角，眼神、说话、小动作都有明显不同，与《白日焰火》、《暴雪将至》、《无名之辈》等将视角从警察公职人员转向偏外。但除了《白日焰火》中桂纶镁所饰蛇蝎美人，《烈日灼心》、《暴雪将至》、《幕后玩家》、《雪暴》中白百合、江一燕、王丽坤、倪妮等现代女性角色依旧薄弱，缺乏《看不见的客人》和《爆裂无声》谭卓等的爆发力。

国产犯罪类型片有所精进，但在剧情人设、空间景观、类型编码、思想观念和现实内核等方面仍待进阶。

较量不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雪线上，雪原林立，雪峰在望。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

《撞死了一只羊》：一切皆因生命的偶遇

崔莉

由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新作《撞死了一只羊》不出意外地热卖，一如既往地引发关注，夹杂一些并不喧哗的争议与惶惑。这是导演继《静静的嘛呢石》、《塔洛》之后，又一部成为各大电影节宠儿的西藏题材作品。

跟随着长途运输司机孤独驶过可可西里高原的车轮，人们目睹了司机金巴遭遇的奇事奇人：莫名其妙撞死了一只羊，半途搭载的康巴复仇男人竟然同名同性。超度了羊，夜会了情人，司机金巴的思绪却被复仇者金巴羁绊得恍惚懊恼。他循迹而至，金巴复仇的行迹、场景与片段在他的讲述中，成了无法分辨的谜团谜途。

没有外化的戏剧矛盾冲突，自始至终，观众也难以拼贴出一个具有完整逻辑链条的故事。现实又梦幻的影片风格，朴素又迷人，简单又复杂，不少人慨叹86分钟的观影时间“相当短暂”，在非剧情的影像呈现中，延宕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车与路，人与羊，两位金巴，来自生命的偶遇，如藏香般，氤氲成作品丰富细腻的艺术质感和迥异于日常经验的精神旨趣，泛起初种解读与猜想的涟漪。

出格·入画：藏地题材的深化升华

无论是基于文化场域的阐释，还是出于文化想象的读解，多年来，藏地不断被祛魅与魅惑。虽如雾里看花，但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藏地文化，确实在不断地敞亮与遮蔽的艺术生产与文化传播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度。

纵观近年来问世的中国藏地题材电影，大多散发着较为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朝圣、信仰、教徒、修行等人设与行为，构成藏地题材电影的主题与主线。藏地题材电影受到的关注，可能因为其表达往往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也有别于惯常熟悉的类型影片观看体验，即便不像商业电影快销适口，也易于满足观众窥视、猎奇的观看心理。

不过，藏地独特的文化情境、藏区风俗与精神追求，也构成了对电影表达的某种限制。出身于小说家的导演万玛才旦曾说：“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荒蛮之地的感觉。”

显然，对藏地予以神秘化的认知与感觉，在他看来缺乏真实，甚至带有偏见。因此，远离猎奇式的藏地影像呈现，回归日常生活的朴素表达，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出格”，带动真实立体富有质感的藏地入画，构成了万玛才旦极为鲜明的创作立场与价值取向。

我们看到，影片内容突破了藏地主题的惯例，不只围绕宗教文化的神秘高原，不再强化独特的民族风俗景观，不再展示陌生化的藏地异景，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悲欢成为画幅中的主体。

藏地天空荒野中，城镇屋宇街道里，男人女人，吃喝玩乐。他们谋生——长途运输、经营茶馆、搭讪客人；他们也谋爱——想念女儿、夜会情人、朝圣转经。

藏地的现实生活，没有传奇性，与普天之下的平常世界别无二致。从这点来看，影片实现了所想呈现的——脚踩在藏地传统文化的大地上，寻求独特又丰满的个体生命气息。

我们也看到，复仇的康巴人如同一颗石子倏忽间激起了一圈圈涟漪，偶然性的事件，以貌似惊奇的闯入性与义无反顾绝然的姿态，中断了人物的常态，叙事的走向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追求意义层面的唯一与独特，不是传奇，却超越了传奇，变得梦幻与魔幻。

出神·入化：形象文本的互文对照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这句西藏谚语，既是导演提领全片的叙事密码，也是探寻影片叙事迷宫的图引。影片确实埋藏了不少秘密需要破解：两个殊途陌路的男人，为何拥有活佛授予的共同名字“金巴”——以“施舍”的藏语含义？为何一只被撞的羊和一个复仇者对司机金巴的生活与精神造成出人意料的影响？疑问支撑着悬念，调动着紧张情

绪，猜谜与答题的智力游戏贯穿了影片的观影过程。

从人物关系来看，金巴双重角色与人格的偶然性关系的设置，是故事叙述的张力，也是促使观众调动个体认知做出判断的动力。两个金巴形象是如此迥异，司机金巴，面孔黧黑粗犷，毛发繁盛蓬勃，充满野性的力量，颠簸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太阳镜遮蔽的眼神，冷酷地端详着世界，就像歌曲《我的太阳》，一举一动都带着血脉贲张的阳刚气息。而复仇者金巴，却面露菜色，身形瘦削，行为落魄，颇似乞丐，形象阴暗萎靡。即使怀揣藏刀，也很难与复仇使命联系起来。司机金巴所有的行为都被记录，事无巨细；复仇者金巴，除了驾驶室的寻仇自述外，基本上是一个经由人们讲述而存在的影人。

两个金巴的世界，交织成形象文本的“互文体”。司机金巴，超度死羊，不吝钱财；复仇金巴，追踪仇人，不舍十年。面对死亡，两个金巴，两种态度，两种行为，一阴一阳，一明一暗。那个分手的岔口，带有某种“无为在歧路”的命运意味，他们透过各自的生命经历、人生使命，彼此观照，互相救赎。这样一体两面的形象，或许就是导演想表达的关于救赎、慈悲和爱的核心主题。

司机金巴超度羊的行为，追寻复仇金巴的走向，阻止意念中的复仇发生，是他，其实也是所有人潜在的内在人格。羊的死或是意外，人的相遇也是偶然，但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救赎却是必然的。坚持超度与放弃复仇，殊途同归，一场生命的偶然相遇演化出慈悲救赎的人生态度。

故事借此跃出了“入化”的写实肌理，趋向了“出神”的哲理思考。在影片结尾处，爆胎瞬间，那紧绷的心弦似乎一下子松弛下来，温暖的太阳，平静的湖面，远远的路途，更换了轮胎的司机金巴，摘下了墨镜，坦然入睡！这一幕的美好真是出神入化！

出尘·入世：镜像叙事的艺术气质

必须承认，一部具有创新意图的影片，对于观众来说，既有新的启发，随之而来的也有读解的困难——空白的浮现，无解的指向，开放的结局，挑逗的姿态。在故事空缺和环节跨越的背后，在叙事链条断裂处，影片的张力和局促是同时存在的。

这，一方面体现在不动声色讲述的质朴外观，专注于用镜头记录发生的行动，而不对行动进行逻辑勾连；呈现了纷繁的元素，却不言说彼此的因果关系。面对司机金巴之于《我的太阳》莫名的一路钟情，以及他被墨镜遮挡的眼神，习惯为人物贴标签的观众无法坦然。

另一方面散发着敢于留下空白与盲点的自信。从司机金巴撞死一只羊，到遇见为父报仇的金巴，最后金巴放下仇恨，故事的空白无处不在，对习惯于享受完整故事链条给予的观众，影片没有迎合，反而提出了自行脑补的挑战，根据不同个体的经验和意图，去叠加上多义的故事和人物理解。

可见，影片在刻意追求一种从容淡定的叙事意境，希望给观众留下足够的心理时空去体会感受。4:3画幅的视阈边界，平静而魔幻的影像气质令人印象深刻；现实正在进行的行动，采用复杂细腻、毫无卖弄之意的朴素画面；通过第三者讲述的故事、回忆、以及司机金巴的梦境，采用了黑白影调，利用波动的光影错觉，营造一种疏离现实、不是梦境的梦幻感。如此朴素、带着素描般本色呈现的影像气质，对于导演来说，是个性的艺术创造，但若放置于电影历史中辨识，却不啻为一种寂寞的回归传统。

包括片中康巴茶馆的老板娘对于司机金巴的种种暧昧姿态表情，充满着挑逗的意味，虽然与影片总体风格并不和谐，但是却与影片叙事策略对观众的“挑逗”如出一辙。只是这种艺术上的“挑逗”，不能转化为一种可预期的观众理解，还取决于观众对影片艺术旨趣的认知程度，也取决于观众内心的期待与需求，以及观众自身的经验阈值和丰富程度。这可能也是影片值得进一步观望的地方。

作为少数民族导演，通过电影这一时代艺术，塑造本民族人心中原汁原味的藏地形象，万玛才旦无疑有着极其强烈而坚定的文化自信。《撞死了一只羊》这部影片，为藏地电影的“在地化”、“民族化”、“艺术化”作出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